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金 钱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金钱

原著 左拉 [法]

译编 蔡长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6840-8

I.学… II.刘…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I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目 录

一、屈辱的投机家	(1)
二、梦想中的公司	(5)
三、引诱入伙	(10)
四、骗子的杰作	(15)
五、奇遇私生子	(22)
六、胜利者的疯狂	(27)
七、肉体游戏	(33)
八、另一种君主	(37)
九、皇帝的情妇	(41)
十、危险边缘	(45)
十一、大骗子和小骗子	(50)
十二、“多头”与“空头”	(55)
十三、灾难从天而降	(62)
十四、穷途末路	(70)
十五、自杀死讯	(72)
十六、强盗家庭	(77)
十七、有趣的宣判	(84)

一、屈辱的投机家

巴黎，1864年5月。

这是蒙马特街和黎世留街之间的中央广场，整个巴黎的神经好像都集中在这里。这里像个狂热病患者集中的地方，中心区就是那个股票交易所。

在交易所门外的石级和廊檐下，涌满了像蚁群似的穿着大衣的人。大钟底下的空间，被人们俗称“场外”，走廊上的买卖呼声已经响了起来。

这种投机生意的浪潮，压倒了城市的一切喧嚣。在这野蛮的喊声中和举动中，有人突然发财，有人突然破产，人的命运一下子变得莫测和多变。

交易所的钟敲过十一点，一个名叫萨加尔的男子走进了广场一角的上波饭店。他坐在餐桌边，无意吃什么东西。老实说，眼前的处境使他毫无食欲。

上个月，萨加尔的地产生意彻底失败，百万金钱从他手里流走，使他不得不出卖了蒙梭公园的公馆而迁进平民式的住宅。此时，他又和十三年前的萨加尔一样，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穷光蛋。

但是，他一定要东山再起。

他坐在饭店里等待雨赫带来的消息。雨赫是一个议员，也是大人物的仆役。萨加尔的哥哥卢贡正是大人物之一

——政府大臣，萨加尔想抓住哥哥这根救命稻草，重整旗鼓。

但令人失望的是，直到约好的十一点，雨赫还没有露面。

萨加尔无所事事，左右张望着，他看到了以前见了面主动向他打招呼而现在对他都冷冰冰的投机家们：皮勒罗尔、莫塞、萨尔蒙、马佐和阿马鸠。

正在这时，餐厅里的人有一阵莫名其妙的安静，随之又掀起了种种带有恭维性的问候声。萨加尔抬头一看，不禁怔住了，走进饭店的是年老、高贵的大银行家甘德曼。

餐厅人员像飞一样给甘德曼捧来一杯维希水，所有在场者也都不一下子觉得自己的身份降低了许多。这不奇怪，甘德曼可以任意操纵证券的涨跌，像上帝掌握雷击一样。

此时，萨加尔不愿出现在他面前，但萨加尔刚要起身离去的时候，甘德曼已经向他走来：“喂，朋友，你真的不做生意了么？”甘德曼不无讽刺意味地说，“在我看来这是对的，你是聪明的。”

萨加尔听了这话，好像挨了一鞭子，出于反抗本能，他冲动地抗辩道：“我现在正要办一个两千五百万资本的银行，我在不久的将来会去看望你的……”

萨加尔今天真是倒霉透顶，没有等到雨赫，却装着一肚子的冷嘲热讽。他离开饭店，装作散步的样子在交易所附近走了几圈，他想：“哼！我总有一天要以胜利者的姿态再次走进这个建筑物！”

在大广场的不远处，萨加尔遇到了胖子毕式，此人在斐多街上开办了一个“代理商行”，经营“无价证券”。

所谓“无价证券”，即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过期债券，等于一堆废纸，但是，这些东西在这些投机家中，还是可以榨出油水的。例如，可以把它们卖给面临倒闭的银行，以供他们虚设“债户”。还可以从这些东西中打捞出很多人的隐私，而隐私也是可以卖钱的。

毕式正和一个叫梅山太太的胖女人在谈“交易”，她说：“旺多姆的文件我都收到了……呶，这就是。”

“好，到我家里去。”毕式回答道。

萨加尔走到两个人面前，对毕式说：“我有一封俄文信，是君士坦丁堡一个俄国银行家写给我的，我想找你的兄弟替我翻译一下。”

“行！”

萨加尔正要跟毕式去，但很不巧，萨加尔又遇到另外的熟人，需要耽搁一会儿，毕式便带着梅山太太，回到毕式的住处。

毕式住在五层楼上，已经二十年了。这一套住宅由两个房间和一间厨房组成，两个房间分别住着毕式和毕式的弟弟西基斯蒙。

一到房间，毕式便问道：“前些时候我们所关注的席加尔多事件，难道就这样放弃了？”

席加尔多事件是梅山太太近一两年来最热衷的一个浪漫故事。故事的内容是：

当年，在哈尔卜街的一所房子里，住着梅山太太的一个小表妹，名叫罗莎丽·沙威夷。罗莎丽是梅山太太的姨妈最小的一个女儿，在这女孩十六岁的时候，一天晚上，在楼梯上被人奸污了。

不幸的是那个奸污她的男子是已婚男子，此时正同妻子住在二层楼的一套房子里。由于女孩在被奸污时有相当的成分是自愿的，她母亲才同意妥协，要那男子付出六百法郎。

但是未过一个月，这男子便失踪了，连地址也没留。此后，罗莎丽陷入了灾祸：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去年，她死去了，留下了一个名叫维克多的男孩，由梅山太太抚养。

这个听起来很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又毕竟是可信的。因为梅山太太手中确实掌握着十二张共六百法郎的借据，签署的名字是席加尔多。

毕式瞪大眼睛审视着席加尔多的卷宗，死死地盯住这些借据。突然，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他觉得上面的字体好像不是第一次见到，他一定在另外什么地方也见到过。

正在这时，有人敲门了。

进来的是萨加尔。

萨加尔微笑着，很有礼貌地向毕式、梅山太太点头，之后便向西基斯蒙的房间走去，找毕式的弟弟翻译他那封俄文信。

而梅山太太在见到萨加尔的一瞬间，她的目光中闪烁

出了空前的惊奇。直到萨加尔走进另一个房间，她的惊愕仍在继续。

“上帝！”梅山太太清醒过来之后，迫不及待地对毕式说，“这位萨加尔先生，我还没像今天这样认真地看过他！多么奇怪，我抚养的那个维克多，长得简直和他一模一样！”

毕式听后，也有另一番醒悟，他急忙找出萨加尔曾写给他的一封信。一看字体，便不得不吃了一惊：萨加尔信上的字体，和借据上的字体，绝对一样。

这就是说，萨加尔就是那个席加尔多，即那个奸污过一个女孩子并使她生下维克多的那个男子。

毕式将自己的判断告诉了梅山太太。

“上帝！这可好了！”梅山太太激动地说，“我为维克多做的一切，应该得到报答！”

“不要急，现在向他摊牌，他是什么也不会承认的！”毕式制止了她的冒失，他认为此时的萨加尔是个穷光蛋，没有什么油水。

“他现在正倒在地上，我们应该给他时间让他重新站起来！到那时……”

一张黑网拉开了。

二、梦想中的公司

萨加尔在地产生意中最后一次失败以后，也就是彻底

破产之时，本想搬到儿子马克辛姆那里去住，但是儿子拒绝了他，理由是：分开来住才能永保他们之间的和谐关系。

萨加尔那时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房产了。他想起了圣拉查尔街，阿尔维多王妃有一所房子，至今还空着。

阿尔维多王妃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十五年前，她为了听从母亲龚贝尔公爵夫人的命令，嫁给了自己毫无好感的亲王。事实上，早在她和这位阿尔维多亲王结婚以前，她就听到了有关这位亲王的为人。

这位亲王已经拥有了大约三亿法郎的财富，但是积累财富的手段又与流氓没有什么差异。他的“抢劫”行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交易所从一切盲目轻信的穷人口袋中，从许多人的破产和死亡中，来捞取金钱。

但是，她是教徒，很尊重母亲的命令，还是同亲王结了婚。

婚后，她曾经历过十分豪华的生活，这种豪华不仅使巴黎平民望尘莫及，据说连宫廷里的人都不能不表示嫉妒。但是这一切，都因亲王患脑充血病很快死亡就结束了。

这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不幸的女人，她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爱，没有做过母亲，连对儿女的爱也没有施予对象。她甚至觉得自己从丈夫那里继承来的三亿法郎，是一笔有着卑鄙来历的钱。

好在她迷恋上了慈善事业，生活总算有了寄托。五年之中，她在巴黎附近的魏特来镇建立了圣玛丽托儿所，先后收下了三百多个孩子。在圣芒德镇，建了圣约瑟孤儿院，

还在巴黎郊区开办了圣马尔梭医院。

此时，她的三亿法郎已用去三分之一。

而萨加尔结识阿尔维多王妃，是在王妃兴办儿童习艺所的时候，那时，王妃关心的是儿童习艺所将能对儿童提供什么样的教育，萨加尔则关心的是作为习艺所的辉煌建筑本身。

萨加尔有了这一层关系，便很快找到阿尔维多王妃，要求租赁她的二楼和楼下，使萨加尔又惊又喜的是，这位王妃很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其实，促使萨加尔搬到这里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是由于一位女人。

在阿尔维多大楼的三楼，即萨加尔的头顶，住着工程师哈麦冷，哈麦冷的妹妹——佳乐林夫人是一位特殊的美人。她长得高大、结实，给人一种既谦和又高贵的感觉。矮小的萨加尔每次见到她，都对她的高大身材和美丽的风采暗暗倾倒。

佳乐林夫人一生中的不幸也来自婚姻，她的丈夫是个啤酒商人，婚后，这男人凶相毕露，经常酗酒、打老婆，后来还索性遗弃了她。由于她在被丈夫遗弃后没有向丈夫索取任何财富，又一次沦为穷人。

不久，兄妹俩用很可怜的一点钱租下了阿尔维多大楼三楼上的五间小房间。之后，萨加尔住进了他们的楼下，成了他们的邻居。

一天，萨加尔去拜访佳乐林夫人，见这女人正满腹忧

伤地坐在那里。

“夫人，有什么伤心事？”

“我和哥哥在经济上已经山穷水尽了！”

“真见鬼，你们怎么会落到这地步！”

这时，出去找工作的哈麦冷回来了，带来的消息还是一事无成。

萨加尔一时想不出安慰这一对兄妹的话，他起身走到墙前，看到墙上有一张图，画的是建在许多大商店中心的一幢高耸的楼。他凝视良久，突然问：

“这是什么，哈麦冷先生？”

“画的是一个梦想。”

“什么梦想？”

“唔，你知道，我所梦想的公司就是联合轮船总公司。”

提到这个构思，哈麦冷兴奋了，便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他所说的这个“联合公司”不仅是一个运输业务的组合，而且首先是个财团。

“财团！上帝……”萨加尔惊喜地说，“多么有远见的想法！”

一个怀才不遇、积累了很多构思而又始终在困厄里生活的工程师，一个在投机中走向破产而又时时渴望东山再起的野心家，在“财团”的事业上找到了共同兴趣。于是，两个人很快“入境”地畅谈起来。

对这两个幻想家的冲动，佳乐林夫人虽然有一点欣赏，但她又绝对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幻想，一种冲动。于是，她

坐在一边只是很友好又很恬淡地微笑着。

而萨加尔一经看到佳乐林夫人这美丽少妇的安详微笑时，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冲动。当他冷静下来回味自己这种心情的时候，他不得不有些惊愕地承认：他已经爱上了她。

事情的结果是没有理智色彩的，不久，她便倒在他的怀里，随即，两个人度过了只有正式夫妻才能有的那么一种特殊的“幸福”时刻。

事后，佳乐林夫人仍不能摆脱忧愁，萨加尔便在阿尔维多王妃的“监察委员会”里给她找到了一个秘书工作。

一天，萨加尔走进佳乐林夫人的工作室，他想起了那次对她的占有，于是一股冲动的热潮又撞击了他的心。

他猛地抱住了她，然后，用自己的嘴唇去寻找她的嘴唇。但是，这一次，她躲开了他。

“不要这样。”她请求地说。

“为什么？”

“要知道，当初发生了那样的事，我是很被动的；再说，你自己也不十分在意。”

萨加尔很伤感但又无可奈何地问：“这么说，以后我们只能是朋友？”

“还应该说是事业上的同志。”

萨加尔被拒绝后，并没有丧气，相反，他把巨大的力量用到开展他那梦想的事业中去。他写信给俄国银行家，问自己这个设想的可行性。因为他知道，一个伟大的计划如

果没有银行家的支持，那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后来，俄国银行家回信了。由于萨加尔不懂得俄文，只得去找毕式的弟弟西基斯蒙，请他帮助翻译。翻译稿一经译出，萨加尔便把自己关在家中，专心致志地看了起来。

三、引诱入伙

萨加尔一经读完由西基斯蒙译出的俄国银行家的信，浑身的血就沸腾了。

信里对他和哈麦冷的“联合航运财团”、“世界银行”的设想，表示了意向性的支持，但是，资金必须由他和哈麦冷筹集。这笔资金自然是相当大的——两千五百万法郎。

两手空空的萨加尔，一想到“世界银行”这个名称，便抑制不住地亢奋。

两手空空算什么？在投机家的历史上，两手空空几乎是共同的起点！只要有了俄国银行家的许诺，有了“世界银行”这块闪光的招牌，剩下的事就要凭他的手段去填充了。他一定能办到，因为他是萨加尔！

筹集资金的现实性办法只有一个：发放股票！五百法郎一股，五万股就是两千五百万！当然，要想发放股票，首先必须有股东，而股东又必须是第一批股票的主要认购者。

为了找到认购者，萨加尔鼓足了勇气，走向大银行家甘德曼的家中。

萨加尔走上宽大的石级楼梯，见甘德曼家上上下下的人如蜂如蚁。首先涌动在他心中的是仇恨，是对包括甘德曼在内的一切犹太人的仇恨。

萨加尔见到甘德曼后，一针见血地提出入股的事：“甘德曼先生，我想听听你的明确表态，你不愿意加入我们的财团吗？也不打算入股？哦，请你把话说得直率些。”

“想听我的表态么？那就是——我一定能吃掉你们，朋友！”甘德曼公开地表示出不耐烦。

“那就再见吧，我还没吃午饭。”

萨加尔走了，此时，他的报复欲和野心都空前地膨胀起来。他别无选择，一定要把财团搞起来！

离开甘德曼家，萨加尔没有回家吃午饭的心思，坐上马车便对马车夫说：“到罗歇佛郭尔街去！”

那里住着全巴黎有名的投机家德格勒蒙。

德格勒蒙住在一幢在全巴黎都很有名的大楼里，有一个在全巴黎享有美女盛名的妻子，过着皇太子式的生活。而这一切，都来自他在交易所的投机。

萨加尔走进大楼，见到了四十五岁的德格勒蒙。

“啊，我的好朋友，你现在怎么样？”德格勒蒙很和蔼地接待了他。

萨加尔对眼前这个纯粹的投机家，不想拐弯抹角，他直截了当地谈出了他的计划：

他要开办一个有两千五百万股本的“世界银行”，而此前，必须组办一个由银行家、工业家入伙的财团，这财团